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敗 木母被魔擒

善惡一時忘念，榮枯都不關心。晦明隱現任浮沉。隨分饑餐渴飲。 神靜湛然常寂，昏冥便有魔侵。五行蹬踏破禪林。風動必然寒凜。

卻說那孫大聖引八戒別了沙僧，跳過枯松澗，逕來到那怪石崖前。果見有一座洞府，真個也景致非凡。但見：

迴鑾古道幽還靜，風月也聽玄鶴弄。
白雲透出滿川光，流水過橋仙意興。
猿嘯鳥啼花木奇，藤蘿石蹬芝蘭勝。
蒼搖崖壑散煙霞，翠染松篁招彩鳳。
遠列巔峰似插屏，山朝澗繞真仙洞。
崑崙地脈發來龍，有分有緣方受用。

將近行到門前，見有一座石碣，上鐫八個大字，乃是「號山枯松澗火雲洞」。那壁廂一群小妖，在那裡掄槍舞劍的跳風頑耍。孫大聖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小的們，趁早去報與洞主知道，教他送出我唐僧師父來，免你這一洞精靈的性命；牙迸半個『不』字，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場，履平了你的洞府。」那些小妖，聞此言，慌忙急轉身，各歸洞裡，關了兩扇石門，到裡邊來報：「大王，禍事了。」

卻說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，選剝了衣服，四馬攢蹄網在後院裡，著小妖打乾淨水刷洗，要上籠蒸吃哩。忽聽得報聲禍事，且不刷洗，便來前庭上問：「有何禍事？」小妖道：「有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，帶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，在門前要甚麼唐僧師父哩。但若牙迸半個『不』字，就要掀翻山場，履平洞府。」魔王微微冷笑道：「這是孫行者與豬八戒，他卻也會尋哩。我拿他師父，自半山到到，有百五□里，卻怎麼就尋上門來？」教小的們把管車的推出車去。那一班幾個小妖，推出五輛小車兒來，開了前門。

八戒望見道：「哥哥，這妖精想是怕我們，推出車子，往那廂搬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，且看他放在那裡。」只見那小妖將車子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安下，著五個看著，五個進去通報。那魔王問：「停當了？」答應：「停當了。」教取過槍來。有那一夥管兵器的小妖，著兩個擡出一桿丈八長的火尖槍，遞與妖王。妖王掄槍拽步，也無甚麼盔甲，只是腰間束一條錦繡戰裙，赤著腳，走出門前。行者與八戒擡頭觀看，但見那怪物：

面如傅粉三分白，唇若塗朱一表才。
鬢挽青雲欺靛染，眉分新月似刀裁。
戰裙巧繡盤龍鳳，形比哪吒更富胎。
雙手綽槍威凜冽，祥光護體出門來。
眼聲響若春雷吼，暴眼明如掣電乖。
要識此魔真姓氏，名揚千古喚紅孩。

那紅孩兒怪出得門來，高叫道：「是甚麼人在我這裡吆喝！」行者近前笑道：「我賢姪莫弄虛頭。你今早在山路傍高吊在松樹梢頭，是那一個瘦怯怯的黃病孩兒，哄了我師父。我倒好意馱著你，你就弄風兒把我師父攝將來。你如今又弄這個樣子，我豈不認得你？趁早送出我師父，不要白了面皮，失了親情，恐你令尊知道，怪我老孫以長欺幼，不象模樣。」那怪聞言，心中大怒，咄的一聲喝道：「那潑猴頭！我與你有甚親情？你在這裡滿口胡柴，綽甚聲兒？那個是你賢姪？」行者道：「哥哥，是你也不曉得。當年我與你令尊做弟兄時，你還不知在那裡哩。」那怪道：「這猴子一發胡說！你是那裡人，我是那裡人，怎麼得與我父親做弟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是不知。我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也。我當初未鬧天宮時，遍遊海角天涯，四大部洲，無方不到，那時節專慕豪傑。你令尊叫做牛魔王，稱為平天大聖，與我老孫結為七弟兄，讓他做了大哥；還有個蛟魔王，稱為覆海大聖，做了二哥；又有個大鵬魔王，稱為混天大聖，做了三哥；又有個獅犍王，稱為移山大聖，做了四哥；又有個獼猴王，稱為通風大聖，做了五哥；又有個兪玃王，稱為驅神大聖，做了六哥；惟有老孫身小，稱為齊天大聖，排行第七。我老弟兄們那時節耍子時，還不曾生你哩。」

那怪物聞言，那裡肯信，舉起火尖槍就刺。行者正是那會家不忙，又使了一個身法，閃過槍頭，掄起鐵棒，罵道：「你這小畜生，不識高低，看棍！」那妖精也使身法，讓過鐵棒道：「潑猢猻，不達時務，看槍！」他兩個也不論親情，一齊變臉，各使神通，跳在雲端裡，好殺：

行者名聲大，魔王手段強。一個橫舉金箍棒，一個直挺火尖槍。吐霧遮三界，噴雲照四方。一天殺氣兇聲吼，日月星辰不見光。語言無遜讓，情意兩乖張。那一個欺心失禮儀，這一個變臉沒綱常。棒架威風長，槍來野性狂。一個是混元真大聖，一個是正果善財郎。二人努力爭強勝，只為唐僧拜法王。

那妖魔與孫大聖戰經二□合，不分勝敗。豬八戒在傍邊看得明白：妖精雖不敗陣，卻只是遮攔隔架，全無攻殺之能；行者縱不贏他，棒法精強，來往只在那妖精頭上，不離了左右。八戒暗想道：「不好啊，行者溜撒，一時間丟個破綻，哄那妖魔鑽進來，一鐵棒打倒，就沒了我的功勞。」你看他抖擻精神，舉著九齒鉞在空中，望妖精劈頭就築。那怪見了心驚，急拖槍敗下陣來。行者喝教：「八戒，趕上，趕上。」

二人趕到他洞門前，只見妖精一隻手舉著火尖槍，站在那中間一輛小車兒上；一隻手捏著拳頭，往自家鼻子上撻了兩拳。八戒笑道：「這廝放賴不羞。你好道撻破鼻子，淌出些血來，搽紅了臉，往那裡告我們去耶？」那妖魔撻了兩拳，念個咒語，口裡噴出火來，鼻子裡濃煙迸出，聞聞眼，火焰齊生，那五輛車子上火光湧出。連噴了幾口，只見那紅焰焰大火燒空，把一座火雲洞被那煙火迷漫，真個是燻天熾地。八戒慌了道：「哥哥，不停當，這一鑽在火裡，莫想得活。把老豬弄做個燒熟的，加上香料，盡他受用哩。快走，快走。」說罷走，他也不顧行者，跑過澗去了。

這行者神通廣大，捏著避火訣，撞入火中，尋那妖怪。那妖怪見行者來，又吐上幾口，那火比前更勝。好火：

炎炎烈烈盈空燎，赫赫威威遍地紅。卻似火輪飛上下，猶如炭屑舞西東。這火不是燧人鑽木，又不是老子炮丹，非天火，非野火，乃是妖魔修煉成真三昧火。五輛車兒合五行，五行生化火煎成。肝木能生心火旺，心火致令脾土平。脾土生金金化水，水能生木徹通靈。生生造化皆因火，火遍長空萬物榮。妖邪久悟呼三昧，永鎮西方第一名。

行者被他煙火飛騰，不能尋怪，看不見他洞門前路徑，抽身跳出火中。那妖精在門首看得明白，他見行者走了，卻才收了火具，帥群妖，轉於洞內，閉了石門，以為得勝，著小的排宴奏樂，歡笑不題。

卻說行者跳過枯松澗，按下雲頭，只聽得八戒與沙僧朗朗的在松間講話。行者上前喝八戒道：「你這馱子，全無人氣。你就懼怕妖火，敗走逃生，卻把老孫丟下。早是我有些南北哩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啊，你被那妖精說著了，果然不達時務。古人云：『識得時務者，呼為俊傑。』那妖精不與你親，你強要認親；既與你賭鬥，放出那般無情的火來，又不走，還要與他戀戰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那怪物的手段比我何如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濟。」「槍法比我何如？」八戒道：「也不濟。老豬見他撐持不住，卻來助你一鉞，不期他不識要，就敗下陣來，沒天理，就放火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你不該來。我再與他鬥幾合，我取巧兒撻他一棒，卻不是好？」

他兩個只管論那妖精的手段，講那妖精的火毒。沙和尚倚著松根，笑得駭了。行者看見道：「兄弟，你笑怎麼？你好道有甚手段，擒得那妖魔，破得那火陣？這樁事，也是大家有益的事。常言道：『眾毛攢毬。』你若拿得妖魔，救了師父，也是你的一件大功績。」沙僧道：「我也沒甚手段，也不能降妖。我笑你兩個都著了忙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怎麼著忙？」沙僧道：「那妖精手段不如你，槍法不如你，只是多了些火勢，故不能取勝。若依小弟說，以相生相剋拿他，有甚難處？」行者聞言，呵呵笑道：「兄弟說得有理，果然我們著忙了，忘了這事。若以相生相剋之理論之，須是以水剋火。卻往那裡尋些水來，潑滅這妖火，可不救了師父？」沙僧道：「正是這般，不必遲疑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兩個只在此間，莫與他索戰，待老孫去東洋大海求借龍兵，將些水來，潑息妖火，捉這潑怪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放心前去，我等理會得。」

好大聖，縱雲離此地，頃刻到東洋，卻也無心看玩海景，使個逼水法，分開波浪。正行時，見一個巡海夜叉相撞，看見是孫大聖，急回到水晶宮裡，報知那老龍王。敖廣即率龍子、龍孫、蝦兵、蟹卒一齊出門迎接，請裡面坐。坐定，禮畢，告茶。行者道：「不勞茶，有一事相煩：我因師父唐僧往西天拜佛取經，經過號山枯松澗火雲洞，有個紅孩兒妖精，號聖嬰大王，把我師父拿了去。是老孫尋到洞邊，與他交戰，他卻放出火來。我們禁不得他，想著水能剋火，特來問你求些水去，與我下場大雨，潑滅了那火，救唐僧一難。」那龍王道：「大聖差了，若要求取雨水，不該來問我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是四海龍王，主司雨澤，不來問你，卻去問誰？」龍王道：「我雖司雨，不敢擅專。須得玉帝旨意，吩咐在那地方，要幾尺幾寸，甚麼時辰起住，還要三官舉筆，太乙移文，會令了雷公、電母、風伯、雲童。俗語云：『龍無雲而不行』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也不用著風雲雷電，只是要些雨水滅火。」龍王道：「大聖不用風雲雷電，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。著舍弟們同助大聖一功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令弟何在？」龍王道：「南海龍王敖欽、北海龍王敖閏、西海龍王敖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若再遊過三海，不如上界去求玉帝旨意了。」龍王道：「不消大聖去，只我這裡撞動鐵鼓、金鐘，他自頃刻而至。」行者聞其言道：「老龍王，快撞鐘鼓。」

須臾間，三海龍王擁至，問：「大哥，有何事命弟等？」敖廣道：「孫大聖在這裡借雨助力降妖。」三弟即引進見畢，行者備言借水之事。眾神個個歡從，即點起：

鯨魚驍勇為前部，鱧痴口大作先鋒。
鯉元帥翻波跳浪，鯉提督吐霧噴風。
鯖太尉東方打哨，鮑都司西路催征。
紅眼馬郎南面舞，黑甲將軍北下衝。
麒把總中軍掌號，五方兵處處英雄。
縱橫機巧龜樞密，妙算玄微龜相公。
有謀有智龜丞相，多變多能鱉總戎。
橫行蟹士掄長劍，直跳蝦婆扯硬弓。
鮎外郎查明文簿，點龍兵出離波中。

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四海龍王喜助功，齊天大聖請相從。
只因三藏途中難，借水前來滅火紅。

那行者領著龍兵，不多時，早到號山枯松澗上。行者道：「敖氏昆玉，有煩遠步。此間乃妖魔之處，汝等且停於空中，不要出頭露面。讓老孫與他賭鬥，若贏了他，不須列位捉拿；若輸與他，也不用列位助陣。只是他但放火時，可聽我呼喚，一齊噴雨。」龍王俱如號令。

行者卻按雲頭，入松林裡，見了八戒、沙僧，叫聲：「兄弟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來得快啞。可曾請得龍王來？」行者道：「俱來了。你兩個切須仔細，只怕兩大，莫濕了行李。待老孫與他打去。」沙僧道：「師兄放心前去，我等俱理會得了。」

行者跳過澗，到了門首，叫聲：「開門！」那些小妖又去報道：「孫行者又來了。」紅孩兒仰面笑道：「那猴子想是火中不曾燒了他，故此又來。這一來切莫饒他，斷然燒個皮焦肉爛才罷。」急縱身，挺著長槍，教：「小的們，推出火車子來。」他出門前，對行者道：「你又來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還我師父來。」那怪道：「你這猴頭，忒不通變。那唐僧與你做得師父，也與我做做得按酒，你還思量要他哩，莫想，莫想。」行者聞言，□分惱怒，掣金箍棒，劈頭就打；那妖精使火尖槍，急架相迎。這一場賭鬥，比前不同。好殺：

怒發潑妖魔，惱急猴王將。這一個專救取經僧，那一個要吃唐三藏。心變沒親情，情疏無義讓。這個恨不得捉住活剝皮，那個恨不得拿來生蘸醬。真個忒英雄，果然多猛壯。棒來槍架賭輸贏，槍去棒迎爭下上。舉手相掄二□回，兩家本事一般樣。

那妖王與行者戰經二□回合，見得不能取勝，虛幌一槍，急抽身，捏著拳頭，又將鼻子掙了兩下，卻就噴出火來，那門前車子上煙火迸起，口中赤焰飛騰。孫大聖回頭叫道：「龍王何在？」那龍王兄弟帥眾水族，望妖精火光裡噴下兩雨來。好雨！真個是：

瀟瀟灑灑，密密沉沉。瀟瀟灑灑，如天邊墜落星辰；密密沉沉，似海口倒懸浪滾。起初時如拳大小，次後來甕潑盆傾。滿地澆流鴨頂綠，高山洗出佛頭青。溝壑水飛千丈玉，澗泉波漲萬條銀。三叉路口看看滿，九曲溪中漸漸平。這個是唐僧有難神龍助，扳倒天河往下傾。

那雨淙淙大小，莫能止息那妖精的火勢。原來龍王私雨，只好潑得凡火，妖精的三昧真火如何潑得？好一似火上澆油，越潑越灼。

大聖道：「等我捻著訣，鑽入火中。」掄鐵棒，尋妖要打。那妖見他來到，將一口煙劈臉噴來。行者急回頭，燭得眼花雀亂，忍不住淚落如雨。原來這大聖不怕火，只怕煙。當年因大鬧天宮時，被老君放在八卦爐中鍛過一番，他幸在那巽位安身，不曾燒壞。只是風攪得煙來，把他燭做火眼金睛，故至今只是怕煙。那妖又噴一口，行者當不得，縱雲頭走了。那妖王卻又收了火具，回歸洞府。

這大聖一身煙火，炮燥難禁，逕投於澗水內救火。怎知被冷水一逼，弄得火氣攻心，三魂出舍。可憐氣塞胸堂喉舌冷，魂飛魄散喪殘生。慌得那四海龍王在半空裡收了雨澤，高聲大叫：「天蓬元帥、捲簾將軍，休在林中藏隱，且尋你師兄出來。」

八戒與沙僧聽得呼他聖號，急忙解了馬，挑著擔，奔出林來，也不顧泥濘，順澗邊找尋。只見那上溜頭翻波滾浪，急流中淌下一個人來。沙僧見了，連衣跳下水中，抱上岸來，卻是孫大聖身軀。噫！你看他蹣跚四肢伸不得，渾身上下冷如冰。沙和尚滿眼垂淚道：「師兄，可惜了你，億萬年不老長生客，如今化作個中途短命人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兄弟莫哭。這猴子佯推死，嚇我們哩。你摸他摸，胸前還有一點熱氣沒有？」沙僧道：「渾身都冷了，就有一點兒熱氣，怎的就得回生？」八戒道：「他有七□二般變化，就有七□二條性命。你扯著腳，等我擺佈他。」真個那沙僧扯著腳，八戒扶著頭，把他拽個直，推上腳來，盤膝坐定。八戒將兩手搓熱，忤住他的七竅，使一個按摩禪法。原來那行者被冷水逼了，氣阻丹田，不能出聲。卻幸得八戒按摩揉擦，須臾間，氣透三關，轉明堂，沖開孔竅，叫了一聲：「師父啊！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你生為師父，死也還在口裡。且甦醒，我們在這裡哩。」行者睜開眼道：「兄弟們在這裡？老孫吃了虧也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你才子發昏的，若不是老豬救你啊，已此了帳了，還不謝我哩。」

行者卻才起身，仰面道：「敖氏弟兄何在？」那四海龍王在半空中答應道：「小龍在此伺候。」行者道：「累你遠勞，不曾成得功果，且請回去，改日再謝。」龍王帥水族，泱泱而回，不在話下。

沙僧攙著行者，一同到松林之下坐定。少時間，卻定神順氣，止不住淚滴腮邊。又叫：「師父啊！」

憶昔當年出大唐，巖前救我脫災殃。

三山六水遭魔障，萬苦千辛割寸腸。
托鉢朝餐隨厚薄，參禪暮宿或林莊。
一心指望成功果，今日安知痛受傷？」

沙僧道：「哥哥，且休煩惱。我們早安計策，去那裡請兵助力，搭救師父耶。」行者道：「那裡請救麼？」沙僧道：「當初菩薩吩咐，著我等保護唐僧，他曾許我們：叫天天應，叫地地應。那裡請救去？」行者道：「想老孫大鬧天宮時，那些神兵都禁不得我。這妖神通不小，須是比老孫手段大些的才降得他哩。天神不濟，地煞不能，若要拿此妖魔，須是去請觀音菩薩才好。奈何我皮肉酸麻，腰膝疼痛，駕不起筋斗雲，怎生請得？」八戒道：「有甚話吩咐，等我去請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也罷，你是去得。若見了菩薩，切休仰視，只可低頭禮拜。等他問時，你卻將地名、妖名說與他，再請救師父之事。他若肯來，定取擒了怪物。」八戒聞言，即便駕了雲霧，向南而去。

卻說那個妖王在洞裡歡喜道：「小的們，孫行者吃了虧去了。這一陣雖不得他死，好道也發個大昏。噢！只怕他又請救兵來也。快開門，等我去看他請誰。」

眾妖開了門，妖精就跑到空裡觀看，只見八戒往南去了。妖精想著南邊再無他處，斷然是請觀音菩薩。急按下雲，叫：「小的們，把我那皮袋尋出來。多時不用，只恐口繩不牢，與我換上一條，放在二門之下。等我去把八戒賺將回來，裝於袋內，蒸得稀爛，犒勞你們。」原來那妖精有一個如意的皮袋。眾小妖拿出來，換了口繩，安於洞門內不題。

卻說那妖王久居於此，俱是熟遊之地，他曉得那條路上南海去近，那條路去遠。他從那近路上，一駕雲頭，趕過了八戒，端坐在壁巖之上，變作一個假觀世音模樣，等候著八戒。

那馱子正縱雲行處，忽然望見菩薩。他那裡識得真假？這才是見像作佛。馱子停雲下拜道：「菩薩，弟子豬悟能叩頭。」妖精道：「你不保唐僧去取經，卻見我有何事幹？」八戒道：「弟子因與師父行至中途，遇著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個紅孩兒妖精，他把我師父攝了去。是弟子與師兄尋上他門，與他交戰。他原來會放火，頭一陣，不曾得贏。第二陣，請龍王助雨，也不能滅火。師兄被他燒壞了，不能行動，著弟子來請菩薩。萬望垂慈，救我師父一難。」妖精道：「那火雲洞洞主，不是個傷生的，一定是你們衝撞了他。」八戒道：「我不曾衝撞他，是師兄悟空衝撞他的。他變作一個小孩兒，吊在樹上，試我師父。師父甚有善心，教我解下來，著師兄馱他一程。是師兄攢了他一攢，他就弄風兒，把師父攝去了。」妖精道：「你起來，跟我進那洞裡見洞主，與你說個人情，你陪一個禮，把你師父討出來罷。」八戒道：「菩薩呀，若肯還我師父，就磕他一個頭也罷。」妖王道：「你跟來。」

那馱子不知好歹，就跟著他，逕回舊路，卻不向南洋海，隨赴火雲門，頃刻間到了門首。妖精進去道：「你休疑忌。他是我的故人，你進來。」馱子只得舉步入門。眾妖一齊吶喊，將八戒捉倒，裝於袋內，束緊了口繩，高吊在馱梁之上。妖精現了本像，坐在當中道：「豬八戒，你有甚麼手段，就敢保唐僧取經？就敢請菩薩降我？你大睜著兩個眼，還不認得我是聖嬰大王哩。如今拿你，吊得三五日，蒸熟了賞賜小妖，權為素酒。」八戒聽言，在裡面罵道：「潑怪物！□分無禮。若論你百計千方，騙了我吃，管教你一個個遭腫頭天瘟。」馱子罵了又罵，嚷了又嚷，不題。

卻說孫大聖與沙僧正坐，只見一陣腥風，刮面而過，他就打了一個噴嚏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這陣風凶多吉少，想是豬八戒走錯路也。」沙僧道：「他錯了路，不會問人？」行者道：「想必撞見妖精了。」沙僧道：「撞見妖精，他不會跑回？」行者道：「不停當。你坐在這裡看守，等我跑過澗去打聽打聽。」沙僧道：「師兄腰疼，只恐又著他手，等小弟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不濟事，還讓我去。」

好行者，咬著牙，忍著疼，捻著鐵棒，走過澗，到那火雲洞前，叫聲：「潑怪！」那把門的小妖又急入裡報：「孫行者又在門首叫哩。」那妖王傳令叫拿。那夥小妖槍刀簇擁，齊聲吶喊，即開門，都道：「拿住，拿住。」行者果然疲倦，不敢相迎，將身鑽在路傍，念個咒語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一個鎊金包袱。小妖看見取了進去，報道：「大王，孫行者怕了，只見說一聲『拿』字，慌得把包袱丟下，走了。」妖王笑道：「那包袱也無甚麼值錢之物，左右是和尚的破褊衫、舊帽子，背進來拆洗做補襪。」一個小妖果將包袱背進，不知是行者變的。行者道：「好了，這個鎊金包袱背著了。」那妖精不以為事，丟在門內。

好行者，假中又假，虛裡還虛：即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變作個包袱一樣；他的真身卻又變作一個蒼蠅兒，釘在門樞上。只聽得八戒在那裡哼哩哼的，聲音不清，卻似一個瘟豬。行者嚶的飛了去尋時，原來他吊在皮袋裡也。行者釘在皮袋上，又聽得他惡言惡語罵妖怪長，妖怪短：「你怎麼假變作個觀音菩薩，哄我回來，吊我在此，還說要吃我？有一日我師兄：

大展齊天無量法，滿山潑怪等時擒。

解開皮袋放我出，築你千鈞方趁心。」

行者聞言，暗笑道：「這馱子雖然在這裡面受悶氣，卻還不倒了旗槍。老孫一定要拿了此怪；若不如此，怎生雪恨。」

正欲設法拯救八戒出來，只聽得妖王叫道：「六健將何在？」時有六個小妖是他知己的精靈，封為健將，都有名字：一個叫做雲裡霧，一個叫做霧裡雲；一個叫做急如火，一個叫做快如風；一個叫做興烘掀，一個叫做掀烘興。六健將上前跪下。妖王道：「你們認得老大王家麼？」六健將道：「認得。」妖王道：「你與我星夜去請老大王來，說我這裡捉唐僧蒸與他吃，壽延千紀。」六怪領命，一個個廝拖廝扯，逕出門去了。行者嚶的一聲，飛下袋來，跟定那六怪，躲離洞中。

畢竟不知怎的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